

天堂信箱

父亲，您在我们心中从未远去

收信人：父亲
寄信人：郝艳梅

亲爱的父亲：

您在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否依然安好？

一转眼，您离开我们快两年了。清明将至，女儿更加怀念在天堂的您。信刚开了个头，我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……

其实，您在我们兄妹心中，从未远去。每每梦中与您相见，一切还是那么平常，那么熟悉。

您的一生，是苦难的一生，善良的一生，勤劳的一生，更是刚强的一生。您像屏障一样庇护着我们，为我们遮风挡雨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物资贫乏、封建闭塞、重男轻女，而我们五个姐妹，您从未轻看过。我到平顶山求学时，许多亲朋好友都劝您：女孩家上那么多学有啥用，长大了不还是要嫁人？在别人的冷嘲热讽中，您依然坚持供我完成学业。您每月领到49元的工资后，原封不动送到我学校，却从没舍得在食堂吃过一顿饭。

记得有一年初冬，早上突然下起了大雪。中午下课时，您手里拿着大包小包，站在教室门外叫我，我一下惊呆了：您像个雪人。您把棉衣送给我，又留下20元钱：“去市里再买一双棉鞋，去年那双不暖和了。”我接过棉衣和钱时已经泪如雨下。您没有吃饭，嘱咐几句就回去了。即使到了今天，您冒着风雪远去的背影还清晰如昨。

还有一年夏天，周末回家不知为什么，我跟你闹了别扭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赌气把您给我的生活费放在桌上回学校了，下午，您满头汗跑到学校，把生活费塞到我手里，说：“别饿着，傻孩子。”等您走远了，我才在心里说：爸爸，对不起，我爱您。

可这几个字，我在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说出口。今天，我怀着万分愧疚的心情，对您说：“爸，对不起，我爱您！”您听到了吗？

父爱如山，深沉不易察觉。

即便是后来，我在平顶山有了自己的家，总是劝您来我们家小住，您都不愿意，说我们工作很忙，怕给我们添麻烦，自己在农村习惯了。

父亲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姐弟几个记住您的教诲，努力工作、勤俭持家、和睦相处，照顾好母亲的生活。

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

您的女儿：郝艳梅

■背后故事

郝艳梅今年55岁，老家在鲁山县磁子营乡，家中姐弟六人，她是长女。1984年，郝艳梅考上了市卫校，当年农村姑娘家书能读到这个份儿上很少见，亲戚朋友没少议论。但父亲还是执拗地把她送到了学校。

郝艳梅说，父亲当时在鲁山县交通局下属机构工作，每月发了工资，就赶紧给她送去，叮嘱她不要多想，只管吃饱，好好学习。由于当时条件差，来一趟市区不容易，村里只要有人到市区，父亲都会托他们给闺女捎东西：煮的鸡蛋、刚蒸的包子、夏天才下来的瓜、地里新刨的花生……爸爸说，闺女在外边不容易，家里好对付。弟妹们挨个儿给大姐的衣服，能穿好几轮。

郝艳梅印象中，父亲性格刚强，工作努力，光各种荣誉证书就有厚厚一摞。农村男子大多受老观念影响，不愿岳母长住自家，可父亲却完全不同，孝顺岳母亦如同亲生母亲。

郝艳梅说，父亲退休后，与母亲一起住在鲁山老家，最小的弟弟就近照顾。后来父亲患上帕金森病，兄妹几人就给他请了保姆。2018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，84岁的父亲由保姆领着到门外散步，不慎摔倒，说肚子疼，县医院检查无碍。可第二天，父亲仍然肚子疼，到市里医院CT检查才发现内脏破裂，4天后去世。

郝艳梅回忆说，父亲一直好好的，就这么走了，太突然、太难以接受。凌晨，父亲去世时，她就守在病床边。“现在还回不过来劲儿，老感觉父亲还没走。”她说，前几天又梦见了父亲，与母亲一起坐在桌前吃饭，就跟平常一样。

(本报记者 李科学)

(注：因版面原因，信件均有删节)

妈妈，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

收信人：冯瑞芬
寄信人：陈会英

亲爱的妈妈：

清明节快到了，这是您走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此时此刻，我有许许多多的话想对您说。

去年5月1日，您突发脑血管破裂，仅仅一晚，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近一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您，想念您的笑容，想念您的絮叨，想念您的挂牵，想念您的勤劳。每念及此，就不能自己，泪眼婆娑。在兄弟姐妹们面前更是不敢提及您一个字，生怕难过再次击垮我们。

妈妈，我想对您说，您辞世之时，虽已82岁高龄，但一点也显露不出耄耋老态，您说话依旧清晰，步履依旧稳健，干活依旧利落。邻居眼中的您仍然是慈祥可亲、持家有度、气场十足，仍然是那根带领全家十几口人吃在同一口锅、住在同一个院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您每天打扫卫生，为十几口人做饭，哪个孩子没有按时到家，您就站在门口等啊看啊，可如今，门仍在，不见您。有时，我会突然觉得，您还在门口的旧沙发上坐着，一边等着我们回来，一边与邻居谈笑风生。有时我会幻听，电话突然响了，真真传来一句“你们啥时候回来，我今个儿中午炖了鸡子”。我多想也站在门口一回，把您盼回来，再让我叫您一声妈。

妈妈，我们总不让您做饭，不让您打扫卫生，可您却说，孩子们都忙，没时间做饭，我能做一天是一天，这样感觉自己还有用处。您还说，打扫卫生是给自己留点“棺材本”，到走了也不想连累孩子们一分一毫。没想到，一语成谶。

您自己攒了几万块钱，但有病您忍着不花，床头那么多瓶瓶罐罐都是您自己去买的廉价药。我们知道您一生清贫节俭要强，可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，您不是说过，还要看你的孙子孙女娶成家，听您的重孙叫您一声太奶奶吗？妈妈，您对自己狠心，以为是为我们着想，可您却把世上最无助的痛苦离别留给了我们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待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可大多数人却是在一抔黄土面前才幡然醒悟。您走得那么干脆，没有再看我们一眼，也没有留下一句话。我以前常想，小时候您为我们把屎把尿，等您老了我们要给您端屎倒尿伺候您。可老天无眼，您生生掐断了我的念想，这切切的遗憾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虽然人总归是要走的，但我坚信，您没有离我们远去，您始终在天上或者在家里某个角落凝望着我们。您放心吧，这一家人没有散，您这一杆旗帜也没有倒，我们仍然吃在同一口锅、住在同一个院，没有争财分物的丑态，没有各立门户的散落，您的儿子儿媳们争先恐后地做饭洗衣，我们的生活，还有您住的那间屋子仍然保持原样，“市级文明农户”“敬老孝老模范家庭”的牌匾依然熠熠生辉。一切如您昔日所在，一切如您一生所愿。

妈妈，请您和爸爸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。我们在这边会谨记您的教导，忠孝节悌。我们会牢牢抱成一团，把没有您的混乱日子重新过稳，让您不再操心不再挂牵，让您把这辈子没享过的福在那边享足享尽。言语断，意不绝，这个遗憾，这个痛点，又让我泪流不止。

多少回梦里和您相遇，醒来后多想再叫您一声妈妈。妈妈，我一直在想念您！

女儿：陈会英

■背后故事

今年55岁的陈会英在叶县九龙街道办事处民政所工作。她说，母亲一生有六个儿女，自己是母亲的二女儿。每每想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她都会禁不住流下眼泪。陈会英说，母亲尽管没有什么文化，但却教会了孩子们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，“她经常教育我们要踏踏实实工作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让我们在学习工作中受益无穷”。

在陈会英眼里，母亲的家庭观念很强，去世前母亲一直和她的4个儿子、儿媳们居住在叶县九龙街道北关社区一个大院子里，一家人相处得很好。就在母亲去世前的当天下午，她还做了一大锅饭，蒸了三锅菜馍等待孩子们回家，“谁知道当天晚上突发病情，就再也没醒过来”。

陈会英说，母亲不仅疼爱儿女，还很疼爱她的孙子、孙女和外孙们，“我儿子小时候经常住外婆家，和外婆关系非常好”。

让陈会英欣慰的是，即使母亲去世后，一家人也仍旧和睦地在一起生活，“我们都希望借晚报一角来寄托我们一家人对母亲的怀念。我们深深地怀念着母亲，祝愿母亲在天堂一切都好。”(本报记者 王春生)